

欠债50万元不还，直播卖货露马脚

法官识破“金蝉脱壳”追回欠款

一边拖欠50万元债务迟迟不还，一边借用母亲名义开设网红店铺，直播卖货单季销售收入超千万元——这起“金蝉脱壳”的戏码，近日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攻坚下彻底破局。法官从一条直播线索入手，层层揭开被执行人陆某企图借用案外人账户隐匿资产、逃避执行的真相，最终促使涉案人全额履行还款义务，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新快报记者 毛毛雨 高京 通讯员 云法宣



一边欠债50万元迟迟不还，一边借名开店单季销售额破千万

李某夫妇借了50万元给陆某夫妇，但陆某夫妇只还了一小部分，后来双方签了一份还款协议，约定怎么还剩下的钱，但签完之后，陆某夫妇还是没有照约定付款。于是，李某夫妇就把他们告上了白云法院。

法院审理后，判决陆某夫妇必须还钱。可是判决生效后，陆某夫妇仍然没有还钱，李某夫妇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法官马上联系陆某夫妇，依法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并明确告知他

们：不履行判决将面临严重后果。但两人依然没有按期还钱。执行法官随后通过线上财产查控冻结了他们银行账户里的4000余元存款，并轮候查封陆某名下某处房产。由于没有找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李某夫妇迟迟没能拿回欠款。

就在这时，申请执行人打来电话提供了重要线索：“周法官，我发现被执行人陆某的母亲在抖音上开了一家‘某养生旗舰店’，卖鱼胶这类滋补品销量非常不错，陆某自己也参与直播，他们肯定有收入，请您尽快冻结

和扣划！”

法官团队立刻对这家店铺展开调查。经查，该店主营鱼胶等滋补品，已经开了600多天，累计销量高达数百万件。仅2024年第二季度，单季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元。而该店铺的直播负责人正是被执行人陆某。法官深入调查后发现，陆某不仅在直播中亲自参与定价、销售，还以“董事长”的身份公开出席剪彩、签约活动。此外，该店使用的食品商标实际上属于陆某自己控制的珠宝公司，而不是他母亲名下的食品公司。

涉案人已全额履行还款义务

综合上述事实，执行法官初步认定：这家“养生旗舰店”实为陆某借用母亲名义经营，但其店铺收入始终未转入陆某本人账户，系典型的恶意隐匿财产、逃避执行行为。

法官团队迅速采取执行措施，依法向抖音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冻结涉案店铺货款账户及直播钱包。经查控，到位款项全额覆盖本案债权。针对陆某母亲名下食品公司以案外人身份提出的执行异议，执行法官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明确告知“账户权属以实名登记为准”的法律规则，并严肃警示其协助隐匿财产、规避执行的法律风险。

见执行措施持续加压，陆某主动联系法院试图辩解。面对法官询问，其仍心存侥幸，声称店铺收入归母亲所有、自身无可执行财产。法官当即出示关键证据，揭露店铺实际收益由陆某控制的珠宝公司收取且月入可观的事实，

直指其通过亲属账户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违法本质，并明确告知其行为已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陆某所谓“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不攻自破。

执行法官乘势对陆某开展批评教育，详细阐明拒不执行判决的法律后果。在法律威慑下，陆某终于认识到行为的错误性和严重性，主动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全额履行还款义务。至此，双方矛盾圆满化解，案件顺利执结。

收集赌资转投境外六合彩 “庄家”被判11个月

新快报讯 记者毛毛雨 高京 通讯员唐明伯报道 “地下六合彩”是利用境外六合彩开奖号码作为中奖依据，让参赌人参与“买码”对赌的一种非法私彩。该类赌博隐蔽性强，资金流转迅速，赌资数额巨大，社会危害突出，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行为坚决予以依法打击。

从2022年8月开始，李某和同伙陈某（已判刑）商量好，合伙做“六合彩”赌博的生意。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李某自己开

了一家实体店，他以这家店铺为掩护，接受多人通过微信进行六合彩投注。在之后，他把收集到的这些投注额，全部转给同伙陈某，由陈某去境外六合彩网站转投下单。

赌完之后，李某和陈某就根据投注的总金额以及最终的输赢结果来结算分钱，并按照投注额各自获利。

到了2023年9月，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经调查，他和陈某通过微信来回结算的赌博资金，总共高达72万多元人民币。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李某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提醒，“十赌九输”“庄赢客输”是赌博不变的规律，短暂的“赢钱”会影响人的金钱观，从而陷入更深的赌瘾之中。企图通过赌博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均是妄想，而因沉迷赌博导致家破人亡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广大群众要摒弃侥幸心理，踏踏实实依靠劳动和知识致富，切勿踏入赌博深渊。

50岁“高级文员”被退休 状告公司

法院：岗位认定需结合实际职责

新快报讯 记者毛毛雨 高京 通讯员云法宣报道 “还有几天就满50岁了，公司说我是工人岗，要终止劳动合同；可我觉得自己干的是高级文员，应该算管理岗，得55岁才退休。”这样的争执，就发生在马某和某保安服务公司之间。职场里，“干部”与“工人”的身份界限早已模糊，但到了退休节点，这个“身份谜题”却可能引发劳动纠纷。

员工自称“管理岗”要求55岁再退休

马某出生于1973年9月3日，从2001年7月1日起就在某保安服务公司工作，先后担任过保安中队报账员和高级文员等职位。

2011年7月1日，公司与马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了马某的工作内容是执行保安员职责，治安防范任务，工作内容为“管理和专业技术类”——这一项是马某自己手写勾选的。

2021年2月18日至2023年8月29日，马某担任高级文员，主要负责签约保安服务合同、送发票、仓管、考勤登记、固定资产管理及保安员培训等。

在工作期间，公司一直为马某缴纳社保，登记的人员类别为“工人”。2023年8月24日，马某向公司提交《社保系统人员类别变更申请》，要求将社保登记中的身份变更为管理岗。按马某的话来说，自己属于管理岗，应该55岁退休，而他还没到退休年龄，因此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但遭到公司拒绝。

2023年8月29日，公司以马某即将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终止劳动合同。于是马某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支付违法终止合同赔偿金等。

2023年12月19日，仲裁委裁定：马某与公司在2011年7月1日至2023年8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驳回马某的其他仲裁请求。马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驳回员工诉讼请求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公司以马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终止劳动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核心在于马某工作岗位性质的认定。

首先，判断职工退休年龄需结合岗位性质，马某与公司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其从事保安员相关工作，该内容由马某自行填写且公司提出异议，应视为双方对工作岗位性质约定不明。

其次，岗位性质认定需结合实际职责。马某离职前为高级文员，工作内容包括送发票、仓管、考勤登记等，这些职责均不符合管理岗的定义。最后通过社会保险机构所登记的信息，认定马某所从事岗位为工人岗。

白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马某与某保安服务公司在2011年7月1日至2023年8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驳回马某的诉讼请求。判后，马某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